

孔德校刊



第十三期

二十一年六月十日

北平孔德學校出版

目 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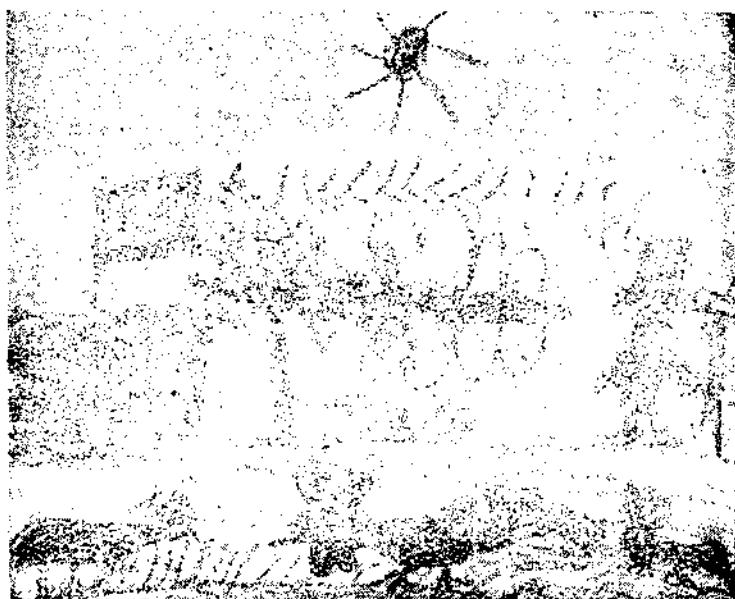
目 錄

春天的快樂	一乙	梁春芳	1
買桃子	二乙	李 芳	1-2
小故事	二乙	景壽衡	2
鳥兒	二甲	王美生	2-3
辭別的信	二甲	黃芝聰	3
小搖牀	三乙	張 蕙	4
怎樣過我們的暑假	三乙	吳修法	4
大覺寺之遊	三甲	牟傳模	5
讀書	三甲	林智暉	6
可憐的小孩	四乙	李孝顯	6-7
雨後	四乙	王寶康	7-8
別了我的先生	四甲	吳敬明	8
她的痛苦	四甲	汪玉秀	8-10
孝順母親的孩子	五乙	錢亞滿	10
母親的愛	五乙	韓秀貞	11
雨	五甲	孫德芬	12-13
決鬥	五甲	徐 年	13-14
貓	六乙	王振蓮	15
燕	六乙	張熙輝	16
糞夫王三	六甲	雷英修	17
小友	六甲	李玉端	18-19

清明節	七年級	張遼宇	19-20
賣花女	七年級	龔則琛	20-22
參觀自來水公司	八年級	王瑞芳	22-25
靜夜	八年級	許鎮鏞	26-28
幼年	九年級	馬 節	28-29
父親的死	九年級	孫德厚	29-30
悵們的往事	十年級	文桂新	31-37
弟弟的死	十年級	陳漢民	37-43

兒童自由畫八幅

1.	賈庸生	幼稚園
2.	陳方中	幼稚園
3.	張迺荃	幼稚園
4.	毛樹禕	幼稚園
5.	文權新	一乙
6.	章燕燕	二甲
7.	蔣家摩	三甲
8.	李仲明	四甲



賈庸生 幼稚園



陳方中 幼稚園



張迺荃

幼稚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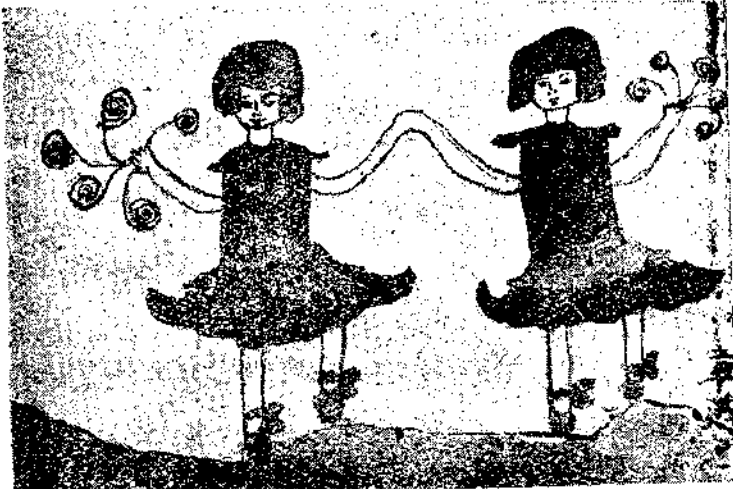
毛樹樟

幼稚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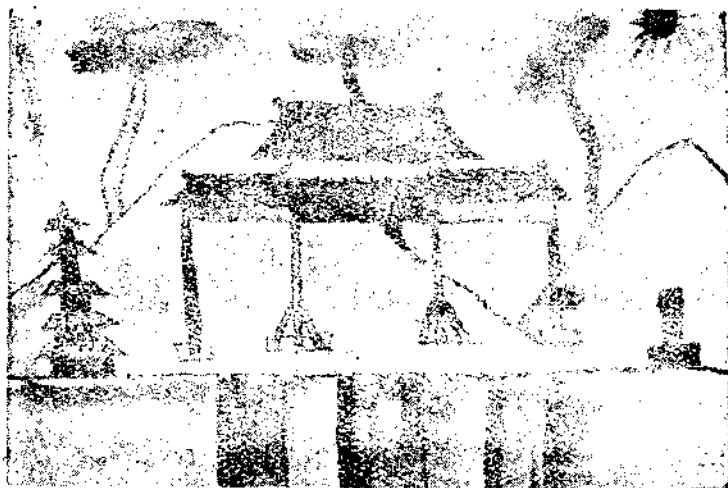
文權新

— 乙



章燕燕

二 甲



蔣家聲

三 甲



李仲明

四 甲

春天的快樂

梁春芳，一乙。

春天到了。許多小鳥在樹上叫。我手裏拿著一枝花。我說小鳥你下來落在我的花枝上，小鳥飛來落在我的花上。我拿着一枝花就走了。

買桃子

李 芳，二乙。

有一天。我在房裏玩，忽然聽見賣桃子的來了。我忙把門開開。出來買桃子。一個不留心。買了一爛桃子。我也不知道。拿到房裡就吃。吃完了。過了一會兒。我肚子痛了，爸爸說我吃了爛桃子。父親叫我上醫院。我不肯去。爸爸說你不上醫院，我叫醫生上家裏來。我聽見爸爸叫醫生上家。我沒有法子只好跟著

爸爸上醫院。我到了醫院。很是害怕。

小故事

景壽衡，二乙。

有一個很老的老太太，她的兒子有病了，她給她的兒子請醫生去，路過一個火車站，有一個少年看見她走得很快，以為她要趕火車急忙把她抱上火車，這老太太不但不感謝他，反而生氣了，她說我不是要上火車的，你為甚麼把我抱上火車來呢，這時候火車也就開走了。我說的這個故事，就是叫我們小學生做事不要慌忙。

鳥 兒

王美生，二甲。

我家裏有兩隻小鳥，很是好看，天天都在

籠裏叫，很是可愛，有一天我正在那裏玩耍，聽見有一種很好聽的聲音送到我的耳裏，我抬頭一看，原來黃鶯在樹枝上叫呢！後來我就爬上樹去捉他，我沒有捉到黃鶯，我就想了一個好方法用一把傘插在桌子上，我就把桌子上放了一點白米，一會兒，許多小鳥來吃米，我把傘一抽，傘把小鳥都給我捉住，我把他們關在籠裏，我們就好好的養活他們。

別了，先生！

黃芝聽，二甲。

親愛的龐先生：

早就向你提過我這學期的大考恐怕不能考了，因為我要回南京去。星期六我回到家裏，我的舅舅從南京來接我們來了，因為星期六下午沒有功課，所以沒有對龐先生說。我正上着這可愛的學校，又正遇着像你這樣和善的先生，現在忽然分別了，我真是難過極了！現

在把這張像片留給你做紀念吧！不談了，請龐先生常常給我來信才好！ 祝你
身體康健！

芝聰臨別上 五月二十九日

小搖牀

張 薰，三乙。

我們在院子裏玩，我小妹妹總跟我們打攪，我們真沒辦法。後來大弟說：把她擱在搖牀上吧。於是我們就把她放上去，搖一搖，她就睡了。然後我們就又好好的玩了。我一邊玩一邊自己笑，這方法真妙！

怎樣過我們的暑假

吳修法，三乙。

快要放暑假了，我的小朋友們也快看不見

了。我們好好過暑假吧！暑假怎麼過呢？應當把先生所給的家庭作業，分好每天做多少，一定在開學時要作完。快放暑假了！再過三四個星期，我們的小朋友就都離散了！我祝大家過個快樂的暑假。

大覺寺之遊

牟傳模，三甲。

星期六我和我的哥哥到西山大覺寺旅行，那裏面風景很好。外面有龍王堂裡面有一個石頭做的龍頭。龍嘴是一個泉水。嘴老是流水，山後有一小廟，裡面有一個鬼魔和尚是一個金子做成的。旁邊有一小池，裏面金魚很多，還很大；看了許多時候才回家來。

讀 書

林智暉，三甲。

人生在世上，最要緊最快活的就是讀書，因為讀書將來可以開通知識，又可以增加學問，等長大的時候可以幫助社會來做事，一個人要是不讀書，又沒有知識，又沒有學問，等長大的時候，也不能幫助社會上來做事，現在各地方，都有學校，這就是叫我們都有讀書的好機會！

可憐的小孩

李孝顯，四乙。

黑雲遮滿了天，又起了大風，忽然下起大雨，吃飯的時候已經到了，一個可憐的小孩光着頭，光着腳，光着身體在那稀泥裏走着，許

多的小石子和許多的瓦片把他的脚扎破了，他哭着而且口中還喊着老爺太太的喊個不住；他走到一胡同裏，看見遠遠的一家點着明晃晃的電燈，他拚命的快快的前走幾步，不料跑的太快了，碰着一塊大石頭絆倒了，把頭摔破了，於是他便躺在地上。

次日清晨，他仍舊躺在地上，在富家的門口死了。

雨 後

王寶康，四乙。

前幾天下了一天小雨，空氣也新鮮了許多。雨後我和我哥哥在假山石上乘涼，望見那樹葉如同洗過澡一般的碧綠，那牡丹花也在微笑，一會天上月亮從雲中露出來，星星也出來了，星就如同青石板上釘金釘，月亮又在和花笑，月亮的光照在新落下的雨水上，如同金銀水一般，真是美麗。小狗在那裏和月亮談話。

一會我和哥妹弟六人，在月下捉迷藏玩。玩的正高興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塊黑雲，把月亮遮住，美麗的一切都黑暗了，我們都驚異着。雲又飛走了，我們轉身看時，又如此光明。我和我弟弟說，我們睡覺去吧。他說我還看月呢，我懇切的喚他，我們才去睡了。

別了我的先生

吳敬明，四甲。

——擬作——

有一天早晨，正是放暑假的頭一天，大家全去上學校和先生告別。我一進了校門，只見我們同班的黃瑞賢和黃秀敏正說：倒霉，這回就放暑假，等過了暑假再上課，我們到了高小部，也不知龐先生跟我們上高小部去不去。正在這時，我就過去對她說：真是倒霉，龐先生不一定還教我們不教了。後來我們走到裏面，看見龐先生和同班的同學正在玩呢，我叫

龐先生，這時龐先生回轉過來說：『你來了嗎？』我說：『來了』只見在龐先生的旁邊的汪玉秀說：你看龐先生全快要哭了。我一看，可不是全要哭了。不一會我們和龐先生告別後我們全無精打彩的走了。

她的痛苦

汪玉秀，四甲。

她是一個聰明的美麗的女孩子，她的母親是死去了。她的父親又與一個女學生結婚了，以後便待她不好，後来越加利害。起初還讓她在牀上睡，後來便讓她到院子裏稻草上去睡，並且還是冬天。她天天在草地上哭。有一天她想起她的死去的母親來了，便在草地上哭。她想她的父親是多麼狠啊！他不管她了，她的生活也沒有趣味，她哭也是不能使她母親活回來的，還是不哭罷！她這樣想，心裏頓時起了自殺的念頭，於是她便想方法。她想到她母親的時

候便又哭了，於是她便靜靜的回想起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在世時是多麼快樂，她越想越傷心，於是她便不再想下去，還是想自殺的方法。忽然她想到了她母親死的時候對她說：你將來在世界上作出一件驚人的事業，你才對得起你死去的母親呢。她母親這樣說完了，便死去了。但是現在呢？她心裏想道：母親啊！你不要怪你的女兒不替你爭氣，你應了解你女兒的痛苦，這實在是不得已的，請你原諒你女兒的罪過罷。完了，便喝了毒藥死去了。她一生的短短的性命就此結果了。

孝順母親的孩子

錢亞滿，五乙。

在一個高低不平的地方，有一所破草房直立在中間，從那破草房中走出來一個小孩子。那小孩子很美麗，但是面上帶着苦鬱，眼裏含着無數的淚珠，幾乎要從眼眶裏流出來。他背着

一個大米口袋，手裏拿了一個斧頭砍柴去了。

他走了以後，那房裡立刻發出了極大的哀叫聲，便是裡面的老太太，在嗷嗷的叫，因為他的病是很重呢。

不久那小孩又來了，他的腳被木柴扎破，流出了許多血。背着的口袋是空的，手裏拿了兩個燒餅。口裡叫着母親說：『只有買兩個燒餅的錢。』他母親說：『不要緊，你吃一個我吃一個罷。』他說：『你把兩個全吃了罷，我現在不餓。』『你很孝順，』『你將來永遠這樣孝順才好，』他母親說完便吃了。

話雖如此，但是她眼睛裏有許多淚珠含着，因為她快死了，她不放心她的孩子，將來怎麼樣，是做一個有出息的人呢，還是做一個很沒有出息的人，那還未可知，她實在忍不住了，所以在她眼睛裡悶了半天的眼淚，便一點追逐一點的落下來了。

她的兒子便趕緊請了一個他們認識的大夫，那大夫就開了一張藥方子，還很客氣的說：『不用給錢了。』

他們也很客氣的回答：『再見。』

他母親吃了這藥，病便一點一點的好了。

這孩子知道母親沒有物品去酬謝那大夫，所以他就把母親給他吃飯的錢，積少成多，共有三元，給那大夫做感謝的贈品。

這事却叫大夫有些爲難了，收下好呢？還是謝却好呢？

母親的愛

韓秀貞，五乙。

人們都有慈祥溫柔的母親，她的愛是誰也不能勝過的，良善面孔，以及那忍耐的性格，都是不能用筆形容的。

只有不幸的我，在生下幾個月的時候，母親便久別了世界，別了黑暗的墓中去了。她閉了雙眼，停止了血液的流動。自然的美景，有的在給她唱歌，有的在對她微笑，花草生長在她的墳墓上，可愛的自然界，貢獻給她的，並

不見得少於我們，然而母親死了，也看不見了，也聽不見了，只是在土墳裏睡着不能醒來。

最悲傷的我，沒有受過母親的愛，也沒有記得受過母親的擁抱。她那慈祥的面孔，我好像沒有看見過；我想到這裏，眼淚如泉一般的湧了出來。

每逢到了她的紀念日，我就靜沈沈的呆想，只是回想往事，只是悲傷。

雨

孫德芬，五甲。

一絲一絲的雨兒，
淅瀝淅瀝的落着。
被沖洗過的花草，
顯得十分的鮮艷美麗

* * * * *
一絲一絲的雨兒，

浙瀝浙瀝的落着。
把世界上一切的煩惱，
完全冲掉。

* * * * *

一絲一絲的雨兒，
浙瀝浙瀝的落着。
慢慢的，慢慢的，
被狂風吹散了。

* * * * *

春雨呵！
你應該奮鬥！
回復你從前的樣子。
努力呀！
努力呀！

決 鬥

徐 年，五甲。

在一個曠場，對立着兩個青年，手中拿了

手鎗，四隻眼睛對望着。在場旁邊站着許多的人，兩位醫生，一輛汽車，一個汽車夫和一個聽差。除此以外，只有幾棵孤獨的樹陪伴他們。那許多青年是助手，醫生是請的，汽車是醫生帶來的。

五分鐘以後，場中的空氣緊張到極點，助手也非常害怕，各人心中都在想着再過五分就要有流血的了。

兩個決鬥的青年，也怕的抖搜，他二人心中並不是爲……流血……中鎗……痛苦……而害怕。是想起家中雙親，要知道自己的兒子，現在在危險時，是怎樣的難過。他們好看見他們的雙親在眼前，這時不自主的叫道：『上天呀！可憐！我們吧！父親！母親！我們也許要長期離別了，再見！……可愛的朋友們。』說完後，西邊站着的青年李如龍對着東邊的青年說道：蜜幸！我們倆是爲名譽而決鬥，你要知道名譽是第二生命，所以不得不決鬥，蜜幸請你開鎗吧；因爲我比你大幾歲……』蜜幸也不說什麼，只點了點頭，於是把鎗高舉，李如

龍站在那邊雙手把鎗抱着，面色變成白色了。鎗聲一響，李如龍應聲到地，那些人都目直口呆的看望着……

貓

王振蓮，六乙。

牠在我們家的時候，我方三四歲，常常和我玩。本來我們家的老鼠很多，自從牠來以後，老鼠就漸漸的少了。牠每逢捉着老鼠的時候，牠就把老鼠咬死。牠是母親，一年生兩窩小貓，那些小貓都是長毛的。牠生了小貓以後，樹也不上了，也不和我玩皮球了，老鼠也不捉了，只一天到晚看着那些小貓。一月後，有一天天氣很好，牠帶着小貓出來玩耍，我們把皮球放在地上，牠教小貓們玩，又教牠們上樹，從那次以後，那些小貓就常常出來玩耍了；也會吃東西了。噯，這時正是牠們快樂的時候，使誰看見都是愛牠們的；且是不知到那

裏來的那些可惡的朋友，一人要一隻，都要完了，牠每回要生了小貓，都是這樣，凡小貓被那些可惡的人偷走後，牠的小孩沒有了——，就滿處的叫，非常的可憐，好像是刀切牠的心一樣，使人聽得都可以立刻哭出來。牠在我家已有八九年了，牠也老了，耗子也不捉了，牠的眼睛也看不真了，牙也都沒有了，天天只是吃些軟的東西。有一天牠上了房，出去遊玩，到了晚上，還不見回來，一直三四天都不見回來；我們的聽差，上房去尋牠那裏也沒有。往那裏去了呢？是死了還是被那些兇惡的人偷了去呢？一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哩。

燕

張熙輝，六乙。

燕呵！燕呵！
你在空中，是——
如何的快樂，

如何的自由，
沒有人來虐待，
沒有人來管束。

* * * *

我真羨慕你，
冬到南方去，
夏到北方來，
一年一度的作那長途的旅遊；
這是多麼快樂自由，

* * * *

我願變做你，
和你一齊飛，
同居在一處，
唱着快樂歌，
雙翅翩翩舞。

* * * *

燕呵！燕呵！
我真羨慕你，
我願變做你。

糞夫王三

雷英修 / 六甲 ·

曾記得，一個炎熱的夏天，我們正在院裏玩，一陣屎臭，我回頭看時，原來又是王三來倒糞了，他滿身出着泥汗，在破舊的布衫中，露出黑紫色的胸膛，戴着彷彿由拉坡堆裏拾出來的草帽，滿口酒味和煙臭，尤其是最大，最易見最使人厭煩的糞桶，太陽熱刺刺的晒着，由那糞桶內可見冒出陣陣的水蒸氣。

他用奇異的目光，把這院子，上下左右都看了一遍，於是背着桶向裏面去了，他在這裏倒糞也不是一次，但他總是奇怪的看看這房的四周。

『呵！好熱的天！』他一進門總是這樣的低聲的說。

當他進來時，我們跑着，噁着，『好臭！』他聽見時，只用深刻的目光看着我們，很像在可憐他自己，又像在深怒着。

幾個老媽子，都在開始罵着，『你怎麼這些天都不來——下次扣你工錢！』——他只是低微的答：『這麼熱天，這樣多家，都是我管，那裡跑得了這麼快！』他用着外省音，話有些聽不懂，不過大概是這樣吧！

有時我看他很可憐，的確是可憐的，他站在糞桶群中，看着閃閃發光的磁桶，木桶，於是用手去把一個個蓋子都拿了下來，那黃色流質，迅速地流進他背的桶中，他雙目不住的閃着，有許多小水點落在他臉上，終於他像一個思想家，立在自己倒淨的桶群中，大汗如雨的下着，他喘口氣，把烟含在口中，噴出白色的煙雲。

一個老婆子，如猿猴似的走來，用刷糞桶的帚指着他。

『你還不走，臭死了！』他便垂頭喪氣的背着桶去了。他們繼續的喊着，跑着，他仍是奇怪的看看院子，看看他們，好像在發怒，在可憐自己。

……當然，一年一年的過去，他仍是負

着桶，各家去倒糞……。

隔了五天他沒有來，那些老婆子是照例的一天罵到晚。在這清涼的早晨，我看見他來了。他還帶着一個背桶的，與他從前的裝束一樣，兩個老媽子，走來，只見她用譏笑的聲音，『喝！闊了！』他只是微微一笑，在這一笑中却是神祕的。

他穿着一件藍布衫戴一頂捲邊草帽，很乾淨整齊的站在那兒，指示着那新來的倒糞的，倒糞路徑。臉上一點泥汗也沒有，只是那深鎖的皺紋並沒有消滅。

我真奇怪，在前五天，他也不過是一個骯髒的污濁的糞夫罷了。

小 友

李玉瑞，六甲。

今天母親又到溫泉去了，母親已經走了，我還模糊的寫着閱書卡片。

在母親走了以後我的功課稍微的少了一點時，我想起去年暑假在紅葉山莊的情形，呵！那種天真爛漫的自然的形態呵！

每天曉日還未出來以前山坡上的老牛們已經該吃點心的時候，牠們嗚嗚的叫着，慢慢的搖着尾巴在我們門前經過，有黃白花的，有灰色的，尤其使我愛的是一隻灰黃色的小牛，牠的灰黃色的小角彎彎的向裡卷着，可是，牠怕羞似的緊緊的追在牠母親的身邊，這是我早晨起來在牆上刷牙時所見的趣事。在鄉間早晨的風光最好，你若不信，你明天天剛亮時候起來，你看那座青色的遠山，好像要沉沒在綠幽幽的大海裏，你看曉霧蒙蔽着的老松，好像是未下來的細雨，東面發紅了，再看那稻田，旁邊的茅屋放出一團一縷的炊烟，看那大而紅的太陽對着地上的萬物含笑。

黃昏你的工作完畢時，用盡了你全身的力量來爬到山的頂高峯，你眺望四周，可以望見歸來的牧童們各自趕了自己的生物回來（或牛或羊）看！他們渺渺的身驅，在斜射的光芒下

飄動。

一日母親給我介紹了一個朋友，他姓什麼我却忘掉了，但是，我常聽母親說起她，我知道她叫作橘子的，每逢我看見他時，我叫她作橘姐時，她帶着笑走到我的面前，拉着我的手，有時她到我家去，有時我却常常的到她家的麥場裏去，就這樣的過去了幾天，使我們變得如姐妹似的熟習了。

後來母親又和我說：『今天我再給你找一個小朋友來好嗎？』我只是不理，直拉着母親的衣服望着脚下的石子，一會門彭彭的響了，我驚喜的開門一看，那來的人並不是橘子，乃是一個不相識的女人，但是後面，却是一個和我一樣大的孩子，於是我急於的想要認識她，所以我時時偷偷的伸出手來拉她衣角，母親總不理會我和不相識的她互相凝視着，但是萬能的母親，她終於給我介紹了，她名叫婉如。

我頑皮的笑了一笑，呵！婉如。

這幾天我認識了兩個朋友，我的寂寞給他們打破了。他們時常來玩，有一天的下午他們倆

正好全來了，母親已經拿出了手巾叫我洗澡去，我只好依順了，我在一剎那間就想得了一個法子，我說：「好，我們都洗澡去吧！」但是我只拿了兩條手巾，沒有法子，我們愁思了一回，我只得又說：「橘姐你一個人洗吧！我和婉如在一個池子行嗎？因為你比我們大而且高呢。」但是，她轉過臉去就向那荊棘的小路上走去，於是我大聲的叫：『橘姐……橘姐你氣了？』但是總聽不見她的回音，我的心是怎樣的痛，但是我就這樣的和她永別了，我一日一日的尋覓她，但總不見她蹤跡。

清明節

張達學，七年級。

清明要到了，學校裡也放了假。今日下午忽然來了客，是一個三十餘歲的女人，伊是從故鄉來的，也是我們的同鄉，伊和母親談了一會話，說是特為伊的兒子來上墳的，伊說着便

哭了，我忽然的想起伊的兒子死了，並且伊還在我們家住這許多時候呢。

這是大前年的事了，我們從同鄉來到北平的時候，伊就以同鄉的資格，借住在我們家裡。伊的丈夫是在故鄉死了。伊就帶着伊四歲兒子——小玲，來到北平，免得在故鄉看見一切伊的丈夫用過的東西。

伊是一個溫和的婦人，最是歡喜小孩子，每日裡領着小玲和弟弟妹妹們玩。但是伊有時也在屋中暗暗的哭泣，思想伊的丈夫。

小玲却是一個可愛的小孩子，長得很白，在夏天穿着短小的衣服，露出肥粗的小腿，沒有一個人不愛他的。並且還很會說話，很伶俐。時常逗得伊——他的母親發笑。伊有了這樣可愛的孩子，真是足以自慰了。但是不幸在離清明不遠的時候，生了病，並且是很厲害的病，整日哼哼着喊媽。請了一位西醫看了之後，斷定是肺炎，打針和吃藥水都不見效。他的病實在是很重了溫度已經到了四十一度，整天不吃東西，只是仰着頭一聲高一聲低的喊

媽。在他的喊聲裡，人們都爲他歎息，說他已經不成了。

死神終於降臨，將小玲的靈魂帶走了。伊是坐在伊親愛的兒子旁痛哭。當着小玲病着的時候，我每天放學到家，都聽見哭喊叫媽的聲音。一直過了七天之後，我回家時再也聽不見小玲的呻吟聲了，只是聽見伊的哭聲、小玲埋葬了之後，伊也回故鄉去了，一直就沒聽見伊的消息。

現在又到清明了，伊也來了。伊和母親說現在又清明了，我也應該出城去到小玲的墳上看看。咳……小玲已經死了四年了。若是活着已經八歲了……。伊說着嗓子已經哽咽住，我抬起頭來，看見伊的眼淚已經流下來了。

賣花女

龔則琛，七年級。

他是命運頂壞的姑娘們中的第一個，貧窮

和痛苦不由得使伊去過這淒涼的生涯。伊的母親是人所知道的，早已死去了，父親那樣的殘酷，對待這個女兒，如同是陌生人，伊呢？只有拿賣花的生活，來消磨伊的命運了。

母親是唯一愛伊的一個親人，伊才三歲的時候，便陷在苦悶的命運中了。伊有時在賣花中發出悲慘的腔調，人聽了好像被伊的歌所感動了，都去買伊的花，她的父親叫伊去賣那些微微枯萎的花。伊心想：誰要買這花呢？但是沒有法子，伊只好忍着悲痛拿着那個籃子出去。

伊喊着賣花詞在胡同裡走，真如伊所料，任憑伊嘴嚷乾了，也沒有人買伊的花了。伊手中拿束凋落的花，正如伊的命運一樣凋落了。一切都完了。伊的眼中含滿了淚，落在那花上，花似乎又重新復活了。迷朦的淚眼，看着那束花，花是仍舊又凋落了。伊心又想：伊的父親是在家等着伊賣完花的錢呢！父親真不知道女兒是多麼的悲苦啊！伊又不敢回家，花又賣不出去，伊真是進退兩難啊！伊祈禱着上帝，

這些花會立刻活了呢！但是那是夢想啊！花是越拿越萎了，伊真沒法想，伊又想起母親來了，如果母親還活着，伊也不至出來做這種生涯了。現在呢？……伊眼淚又在眼睛裡湧出來，仍舊拿着花向街上蹣跚的走去，歌聲又發出來了，是淒涼的啊！

參觀自來水公司記

王珣芳，八年級。

黑夜終於被晨光戰敗，無力的退去了，魚肚色的曙光，已從窗上被我發現了。於是我很長的打了一個呵欠，無力的坐起來，披了衣服下了牀來。

啊！現在一切都預備好了，臉也洗了，粥也吃了。此刻唯一要作的事就是要動身，於是我躊躇了一會，很興奮地走出門來。

天是陰陰的，似乎還在下雪，寒冷的晨風，吹在我的身上，使我不禁毛髮悚然。我走

到校裏，聽見陳先生說：『風雨一會就停了。』我想今天天氣不晴或許不能去了，於是我又猶豫起來，但不久就消失了。

學校的門前停了一輛長途汽車，這是九年級旅行大覺寺以此代步的車，車上已經有人坐上了。門內停了幾輛自行車，其中也有我一輛，人還沒到齊，於是我只得再等一會。

人已到齊了，各人將各人的自行車推出來，騎着走了，只有四位坐洋車的，却還同車夫講着車價。

我還是第一次騎車走這樣遠的路，於是有些胆寒了，但是看見別的同学用力往前騎，我的勇氣也增加起來。

啊！東直門的城樓已嶄巍巍的在我面前，同學們都已下了車，等着坐洋車的人，一同出城。

我已走在鄉下崎嶇的路上，路真不好走，時時有大深坑，厚的沙土，一個不留心就會連人帶車的跌倒土坑內，還要不時的上坡下坡，這對於我初會騎車的人太難堪了，於是我也隨

着不時上車下車。

結果，只我同齊崇在後面跟着洋車走，別的人都已跑上前去，我相信，他們都已經到了目的地了。

我又走了一會，我已發現了自來水公司烟筒裏冒出來的烟，於是欣喜由我疲乏的內心發出來，我對齊崇說：『崇！快點！快點騎！就要到了，你沒看見那烟筒裡的烟嗎？』但車夫却說：『還有六里地哩！看着好像就到了，』於是我的心又冷下來。

由於疲勞，我終於到了目的地附近的一個小飯舖內休息，先到的同學們都已很安適的坐在那裡吃餅，麵，並且大塊的吃着驢肉。我同幾個後到的同學上了飯舖裡的熱炕，這對於我這寒冷的身軀已感到非常的舒暢了。

鄉下的飯食真不好吃，但是我餓的肚腸，却也歡迎這個，於是也就大吃而特吃起來。

目的地到了，我已走在黑煤爐路上，公司裡的人非常和氣，把我們領到招待室裏去，休息了一會，又喝了兩碗茶，便到各處參觀去

了。

先看了水的來源，又到機械房中參觀，偉大的機械突立在我的面前，飛輪不住的轉着，爲是把水抽上來，這是第一層手續。我們一面看，王先生，李先生，一面給我們講。

然後到貯水池，這是一個大池子，水抽出來便送到這池子裏貯蓄，不久又從別個管子，送到濾水池內，濾水池是一個個的小屋子，底下放着石頭，砂子等，爲的是水經過時，把髒物沉澱下來。

最後到了比從前更大的機械房中，機械比那個更大了，工人們正在添火，兇兇的火光照在臉上使我的臉發熱。這個機械同頭一個差不多，但這是把濾過的水送到水塔上去的。

都參觀完了後，又休息了一會，便開始走回來的路程了。

回來的路比去時的路好走的多，一些不感到痛苦，一來是因爲有了點經驗，二來是因爲走了順風。

到了東直門附近的水塔上時已黃昏了，看

了看水塔，便進城了。

當黑夜又戰勝黃昏後，我已很安適的坐在椅上吃晚飯了，不久我已經綸在牀上，溫暖的被盖着我的疲乏的身軀，我在那裏很快的入了我的夢鄉。

靜 夜

許鎮鏞，八年級。

夜之神已把無邊遼廓的黑暗散佈在宇宙上了。

街上的電燈特別的發亮，路上絕了行人的足踪。我獨自的站在電線桿下。這是一個靜夜的街道。四周只是靜穆。

素月一輪，從深重的煙雲中隱隱的羞露，然而仍被一層淡淡地月暉朦朧遮着。

一陣陣的西北風吹到我的臉上，如同刀割一般，點點的寒星，用她們的小眼睛閃爍着，好像是在那裏嘲笑人間的黑暗。

這是那兒飄來的一片枯葉？輕輕的打在我的臉上，無形中使我吃了一驚。

月輪將盡，我獨自站在電線桿下……

幼 年

馬 節，九年級。

在八九年以前，我們住的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但是我們大門的附近還很熱鬧，我在那老舊的房子裡，把整個的幼年完全消磨在那裡了。那時哥哥姐姐都很小，我只有七八歲，我們天天在家裡鬧，把家裡鬧得簡直要翻過來了，父親時常笑着罵我們，但是我們一點也不怕，因為父親是不會和我們真急的，母親常常勸我們不要這樣鬧，但是我們只安靜了一會兒，幾分鐘之後我們又聚到一塊去玩了。

當着表哥來了，我們又多了一個人鬧了。夕陽下去了，滿天現出了許多桃色的晚霞，但是我們鬧的很難受，好容易才想起來演戲玩，

但是很使我們掃興，因為聽差老趙正在吃飯，不肯給我們去點燈，我們只好用了治他的老法子；大家把他吃飯的小棹子抬走了，並且拿着我們的玩具手鎗向他威嚇着，因為他最怕聽巨大的響聲。

燈亮了之後，於是演員都上了牀，只留弟妹們在牀下看戲，幕開了，表哥裝作愛羅先珂的樣子出來講演——因為他最近剛看過一次愛羅先珂講演——肩膀上披了一條褲子裝作西服，閉着眼睛，嘴裡咕嚕咕嚕的說着自己編的外國話，這一幕劇就這樣的過去了。

夏天來了，柳樹抽出長的枝條來，一直垂到水裡，我們正坐在葡萄藤下的草地上吃着老菱角的時候，忽然哥哥說：今天不是地藏菩薩生日嗎！應該在地下插香玩呀！於是我們大家歡喜極了，因為今天晚上又可以不寂寞了。好容易晚間到了，天上沒有月亮，只有亮晶晶的星在天上閃爍着，我們各人拿了一把香，在磚縫中插着，一會兒，烏黑的地上也現出閃爍的小星和天上的相映着，忽然，弟弟哭了起

來，原來是香燒了他的手了，父親照例把我們罵了一頓，但是，不幸的很，父親不許我們再玩了，這一場玩也就很掃興的收場了。

天上滿佈着烏雲，像是快下雨的樣子，燕子很快樂的低飛着，我們却很悶的在屋裡躲着，很盼望快下一場大雨，爲的是我們可以放船玩，果然，在一場暴風雨之後，天立刻晴了，蔚藍的天空，好像洗過了一樣，我們就開始把船下水了，忽然，我的小鐵船歪了，好像要翻似的，剛一伸手，就聽見「撲通！」一聲，我的兩隻腳，都滑到水裡去了，我不由的大哭起來，結果呢，自然還是被說了一頓，但是，自然不會再說我了，因爲我已經吃了虧了。

天氣漸漸的冷了，在一個下雪的早晨，我們忽然想起去作一個冰場，四面用磚圍上，並且在門口插了兩面國旗，我們整日在裡面溜，甚至於連飯都忘了去吃，有一次，哥哥拿了一個橇子當冰床，讓弟弟坐在上面，哥哥用力一推，因爲用力太猛了，所以橇子翻了，弟弟嚇

的哭了起來，末了，用了幾塊糖才使他止了哭聲。

新年快要到了，我們很不耐煩的等待着，那天晚上，案上放着一對紅燭輝煌着，很像一個過年的樣兒，我們最希望的就是分給我們食物，在臘燭燒了一半的時候，母親慢慢的把一包包的食物拿了出來，但是我們一搶就完了，我們也一樣一樣的放在我們自己的盒子裡，放在枕旁，就安心的睡覺了。

* * * * *

我一到晚上獨自寂寞的時候，就想到幼時的快樂，現在呢，哥哥已經作事了，表哥和姐姐都到大學了，幼時的天真的胡鬧，只剩下一個可追念的回憶。

一九三二，五，一七，雨夜。

父親的死

孫德厚，九年級。

我正在課堂靜靜的坐着，突然聽見窗外有人在叫：『孫德厚！有人找！』於是我悄悄的出去了，因為正在上着課。我以為祇是一件極平凡的事罷了，只須一兩句話便可了結的，但事實相反，這事聽了令我發呆，使我因驚懼而戰慄！『有個人來找你，說是一個醫院的車夫，要你趕快走！』這是學校的聽差向我說的幾句話。我立即明瞭這是怎樣的一回事了，但也不敢十分確定。我的腦只慢慢的轉動着，反復的思想着：這是禍是福？

我又進了課堂，拿了帽子，並且向先生說明我因事要回家，於是我匆匆的到了校門外。

我那時的心情真如一堆下雨前的螞蟻啊！我反復的思想着，但除了父親病的事外，還能有什麼事讓我正在上課時立刻去——並且還是

上醫院去呢？坐在車中，望着車外一切景物只覺得都變成淒涼慘淡了，雖然這是一個有艷陽青天的初春。

路途是這樣長，車夫走路如同螞蟻一般慢——我希望趕快到呵！——我閉了眼默祝着能將快來災禍躲過去，並且口中小聲的數着一，二，三……爲的是將時間消磨的快些，但我不久就又想起父親的事了，已往的，將來的，並且又想到現在父親如何的痛楚，我不禁的流淚了。但爲避免街上人的譏笑，我極力的用理智壓抑着我強烈的感情，但這並非我所願意的事呵！

街上處處都現出有生命的氣象，樹木雖然還是禿禿的，但隱約有層綠色將牠們籠罩住了，鳥兒們也歡悅的鳴叫着，熱烈的歡迎着這春神的來臨，正如一群孩子們歡迎着闊別重逢的父親一樣。太陽微笑着，將他的光與熱，傳散至大地上。但在我當時的心緒來看這些，覺得這些都彷彿存心與我開玩笑似的，都是些幸災樂禍的東西。

車進了T街，舉目盡是些高大宏壯的樓房。那上面幾個小小的牛眼窗，映在晨日中閃閃的發着眩人眼目的光亮，我看了這些屢曾疑懼這是那死神的猙惡的面孔，那閃閃發亮的眼睛也彷彿老用着兇惡瘳笑的光線在注視我似的，我心中不禁很劇烈的悸動起來。

車一步步的，離A醫院越來越近了，我的命運也一步步的走近那黑暗的深淵旁了，我那時的恐慌，驚懼，怎能令我述說得出呢！我想叫車夫停住，但時光是無情的，車終於在那建築宏偉的A醫院門前停住了，我起始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悵惘的情感將我緊緊的羈縻着，我將帽子戴得低低的，令人不至看見我的眼睛，匆匆的下了車跑了進去。我耳中聽見幾聲在院外的車夫說的話：『怎麼岔？這位先生？』『誰知道，大概有點毛病吧！你瞧！他還只掉淚兒啞。』隨後，緊接着的是幾聲漠不相關的笑聲。

我那時才覺得我是在哭着，我想這也難怪那些車夫自笑我，『哭』，本是件多令世人可笑

的事情呵！『你哭，與我什麼相干，咧着嘴，蹙着眉，一顆一顆的淚往下掉，好像下小雨似的，那形態多可笑呵！』世人沒有一個不是如此想的呵，既不同情你，反要羞笑你！

我急急的向我父親住的病房走去，我順次的數着病房的號碼，及至數到62號時，我全身起始顫抖了，我停住不動，遲疑着想伸手，那白銅的門握手好像死神的八角銅鎚一樣，閃着耀人眼目的光，彷彿我一動就要將我打碎似的。最後我鼓起勇氣，用手輕輕敲了三下門，我立刻看見母親出來了，眼睛是紅的，腫的，睫毛上，臉頰上，有着未乾的淚跡。她見了我，不禁潛然的落下淚來，這種味道直如戀愛似的，只是滋味是反向的，一種是甜蜜，濃郁，另一種是辛酸苦辣罷了。沒有嘗過的人實是不能向他解釋呵！

母親雖然滿臉佈着悲傷極了的容顏，但仍不失却她固有的慈愛面貌，她彷彿有着『最好避免孩子們聽見禍事』的想念，於是努力忍着淚，但不可壓抑的悲感情感是那樣的高漲，母

親不禁又淒然的落下淚來，我爲了這我從不會遇見過的情景，只覺得呼吸緊促着，鼻子如被球撞一下似的，酸酸的——一種不可描摹，不可敘述的滋味——淚潛然的下來，掉在嘴中幾顆，那滋味却是鹹的！——我不時的憶起這一幕事情，但只有以哭泣來爲我自己解釋。

我哽咽着嗓子悄悄的問母親：『爹爹到底怎麼啦?!』『大夫已經回絕了，想不到……』母親又嗚咽起來，我默然了。

我不加思索的靜靜的推了門進去，頭一下聽見的聲響便永遠銘刻在我的腦子上了，那是短促而急速的喘氣聲，每一下都擊在我心靈的深處，令我戰慄，苦痛，悲戚，那數種情緒交雜着，使我不自主的喊了一聲：『爹爹!』他立刻睜開了眼，被長眉蓋着的眼雖然又大又圓，但那平時的光彩已逝去了，嘴伸張着——他要叫我還是要向我說話呢？我不能得知呵！——兩頰深深的陷下去，突出的顴骨有些紅，黑色零亂的髭鬚與白色的綳帶參雜着，四肢緊緊的抽搐着。

我相信他那時精神上的痛苦是怎樣的深邃呵！明明知道是無救了，絕望了，將要與他一切所愛的及所厭的永訣了，——我相信他，雖然他已是老年時代，並無一些所厭的——並且在他的周圍全是他的親人，骨肉，你可以想到他將多麼着急，多麼苦痛，他一定不願死去呵！

父親的眼，那圓的如杏子似的眼，慢慢的又合攏了，並且，那是我親眼所看見的呵；由那閉着的眼角上掉下了許多淚。——母親不動的直立着，她是在無聲的啜泣，間或深沉的呼吸，掉淚的聲音，與父親迅速的呼吸拌合。屋中很靜寂了，窗外的鳥語也間或可以聽見，

父親的呼吸漸漸平靜了，我想，這也許是好現象，父親的病有轉機，罷！這時門外有着雜選的聲音。門開了，走進一群白衣的外國大夫，細細注視了父親良久，給父親手臂上打了一針，父親的呼吸立刻從新又劇烈起來。可是，我懂得了，這是令他興奮的針，這樣，又苟延了他些微的生命，令他多受些這污穢世界靈與肉痛苦，我想阻止呵！但我沒有這勇

氣，如果真這樣，我不是違了禮法嗎？兒子是不應當希望父親早死的呵！但我心中是多麼難受呢！我明知他已是絕望的了，所以我只有希望他早早走向那另一個清淨的樂土去！舊禮教束縛着我，又令父親多受這麼久的苦痛！現在想起來，真後悔而懊惱！

那白衣的大夫，將要出門時，回過頭來用着生澀的中國語向母親說：『你們最好回家吧！』『難道一點都沒有救了嗎？』母親懇切的哀求着，這樣問。大夫用了嚴肅而悲淒的面容，搖了幾下頭，於是，門關了。

母親只是呆呆的站着不動，無神的眼睛望着門，她不再哭了。但我相信她那時的悲傷是劇烈的，可憐母親的心是將要粉碎了。陡然，母親轉過頭來，問父親：『我們回家去好嗎？』父親又睜開了眼，含着笑點點頭。

於是父親的醫院生活告終了，我們趁了醫院送病人的汽車回家去。在途中，父親不時的睜開眼，望着車外春日的景緻，他彷彿知道這是他一生中的最後的一瞥了，雖然是苦痛，仍

是努力的掙扎着，面孔上顯出有快樂——他或許厭惡了這世界——有悲愁的狀態。呵！這種情景我將怎樣的描摹呢？恐怕只有偉大的音樂才可以表現得出吧。

車終於在我家的大門傍停住了，父親睜開眼，立刻臉上浮出一層欣悅的微笑，彷彿在說：『我又到了我的家了呵！』隨即，又閉住了眼。父親是愛家的呵！

在父親的牀傍，我們孩子團團跪着將他圍繞着，他呼吸仍然是很急促的，這樣又延長了一點鐘的光景。突然，他的病情變了，呼吸漸漸平靜以致於漸漸不可聽聞，嘴唇很快的由淡紅而白，由白而青了，半閉的眼，可望見的是些微的眼球。他的態度是安適，平靜，既不微笑，也沒有苦痛的表現。——父親就這稱縹緲而迷茫的走向那西方的樂土去了！

我當時的情感是怎樣的呢？我很知道父親將要與我們永訣了，我想要喊叫他，但我想，這會令他更痛苦的呵！而母親哭着讓我們叫父親，在這種矛盾的狀況之下，我只有哭了，但

只是哽咽在嗓子中，不能放聲的，這如果令父親聽見了，也會使他加倍的難受呵！我於是流着淚，輕輕的叫着：『爹爹！……慢點走……』而父親却毅然決然的獨自上路了。

仁慈光明的上帝呵！願你永遠保佑着我那可憐而偉大的父親的孤魂，正如他之在世保護他的孩子一樣。

悵惘的往事

文桂新，十年級。

『自從姑母們別去後，祖母的家便成爲完全的冷靜了，古老的空闊的大宅中，常是聲音也沒有的鎮日保持着沉默。祖母是虔心皈依，在宗教中尋她最後的安慰。里加媽媽——祖母惟一忠實的伴侶，也是姑母們至愛的保姆，却變得很憔悴，一點沒有歡娛的樣子，半年中，仿佛老去十年，頭髮是快快的變了白色，每次看了她衰弱的寂寞的背影，不禁覺着淚也要流

出來了的那樣的淒涼……』

早晨起來時，外面正浙浙的落着那絲一般的細雨，打開窗戶，那清涼潔淨的空氣便波濤般的流了進來，那綴滿珠粒似的庭中的花樹，在晨風中輕輕的擺動，清潤而且美麗，使我感到十分的舒暢。……依着廊間的長柱，里加媽媽正沉思似的低了眼，從側面望去，仿佛更是削瘦，成爲完全衰弱的樣子了。忽然感到很緊念，覺得像有什麼東西追過來的神氣，便不能自禁的快快的跑出去……她出驚的抬起眼，歡悅的伸出手臂來。——「祖母作禮拜去了，我沒有叫醒你。」靠着柱前的石階坐下，她忽然想起什麼似的，留心的看了過來。「T.先生搵不好，真令人担心呢，四姑很瘦了。」她發出深深的嘆息，這原是她的習慣如此，每次的她總喜歡和我絮煩姑母們的事。實在想起來，幾個用盡她心血撫養起來的女兒，却沒有一個是幸福的離開了她，並且零落的分散了，這實在是深深的創傷了她的心，既是每天縈繞心懷，她也便不能自禁的吐露了出來。想到這裡，看着

她的淒涼的神色，我也不再能有厭煩的心……望着那邊的遠遠的低低的暗色的雨雲，老媽媽連續的說了下去……』

「四姑是連話也不肯說了的，變成了極端的陰鬱，本是最喜悅歡樂的脾氣，誰能想得到呢？環境常會改變人的，在人世多經幾年本質很容易的就剝削淨盡了。現在，你也許不明白，但是你却要知道，失去童年實在是什麼也補償不來的悲哀呢。——祖母雖說是處心皈依，但總是難以釋念的事情，老已是那樣的趕來了。最偉大最軟弱的原都是母親的心呵。每天我們這裏總是墓場般的寂寞。你來時，真覺着無限的快樂。——我却也長爲你們的歡樂而不安呢，人是不能永久保持童心的，幾年以後，你再來時，便不會這樣了，也會長長的沉思，默默的哀怨呢。你也將會知道姑母們的結局並不是怎樣奇特的，——我們很衰老了，不再能爲你們分担苦痛，但現在却不斷的擔憂，苦苦的祈求着，孩子們呵，我並不敢爲你們往好處想，人世本是辛酸的，我只願你們經的波

折，都是你們所能抵抗的，苦痛也是你們能力所够忍受的。本性能恬淡，寧定，生活的路途也就平坦些……我看够了人生的收場，心也碎裂了……我並不是長敢怨懣。只是你的姑母們都是遠在花開以前就完結了，關於這點，我永不能擦乾我的淚呢……，』

「她們都是小小的，祖母便託付了我，她們都是多麼可愛的孩子呵，喜悅而且天真。我費盡心血的照看她們，她們也從不肯離開我，——她們漸漸長大起來了，都成爲那樣的姑娘，我是何等的喜歡呵。她們的智慧漸漸增加，我不再能幫助她們了，我暗暗爲她們整理房間，收拾衣物，撫摸每個器皿，都使我無限的開懷。我只是一個老人，但是有了她們我就不再寂寞了。她們的笑就是我的笑，她們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常常靠了庭柱，就在這樣的地方，留心的聽她們歌唱，歡笑。我不禁歡喜得流出淚來，我不需要什麼了。我只想，當我臨終時，她們都來圍繞在床前，長是歡悅的臉上爲我浸染了真誠的淚，她們的淚將洗清我一

生的損失……爲她們末次的祝了福，我將安慰的合了眼。——，舊日的就想，使她臉上變成很光彩，但是又即驟然的低下聲音……』

「但是現在呢？——我並不是從未顧及我們的別離，女兒們常是要離開母親的，但是那樣的不幸，却是我怎樣也不能想到的呢。正是一個絲絲不斷的終日纏綿的落着長雨的深秋時候，三姑首先變轉她的生活了。——她遠去了，半年來，誰也沒有得到她的消息，台灣長是多難的，她完全不自由。但是內心的痛苦才是她悲哀的主要原因，她是不幸，你應該明白她的苦處。——但是，她的犧牲是值得讚美的，人格也偉大，但這却生出一個什麼結果呀？可憐的女兒天性是較陰鬱的，個性極強，却深藏不露。她有着寧肯自己忍痛飲泣終宵，却不肯使別人有一點不好的偉大的心呢。她憔悴了。我暗暗留着心，我何等的不安呵！——夜很深了，對着一隻搖搖的神前的長明燈，我不安的就想着近日的情形。門輕輕開了，她蒼白了面貌，抖抖的走進來，遲疑一下，投過哀戚的

目光來。……我明白了，我什麼都知道了，像鉛塊壓下一樣的我的心沉重了。我張開手臂，她便昏迷般的撲過來。我們久相疏遠，現在却十分的相親。我緊緊樓抱，久久不釋，並不用言語說明，我們的心靈是相溶洽了。……我知道她不幸却不能救她，明白她不快樂，却不能安慰她，反以為是本分的鼓勵她……我的良心却使我說痛呢，她最深刻，也是我所最愛的，我却任她變成一個毫無知覺的東西倒在我的腳下……」

「我們從沒有為二姑預備什麼，本以為她將有福，因為別人為她而犧牲，但是，最美的姑娘，也常是最無常的，什麼也不能視透她的心。她看輕福祚，浪費天賦，當惹動天主時，她遂不再得救。在苦痛中，她再認識自己，一心皈依，但是我怎能想到，那特殊的智慧只為了誦讀經典，天生美顏却為了襯託粗厚的麻布呢？——我從不敢說一句勸阻的話，一個受傷的心是什麼也不能補救了的，誰還有力量敢去增加她的不快呢？當她言明志願後，我再也鎖

不住受驚的神魂……」

「S.先生的噩耗傳來時，她正快樂的彈着豎琴，想着「這完了」的時候，她却只微微白了顏色，悄悄的走開了。她的陰鬱却使我極端變了青蒼。——這女兒不再得救了，我怨懣的說。……當我吐露終久的秘密時，我再也沒有想到有什麼結果，她的女僕對她說明始終，她開始為她的運命而哀傷，受了傷的僵蹇的心靈使她不再肯朝見世人。我並不知道懺悔憂傷怎樣咬噬她的心，只是當我再看見她時却完全蒼白得透明了。——媽媽，我對不起你們。——說那樣話時的極端沉寂的臉，是將永久鞭笞我的心呢。我作了怎樣的錯事呵，我原希望淚洗清了她的過失，却再也沒有想到這樣的結果。當她行發願禮時，祖母正在臥病，我代替了主要家族的位置，她默默的俯伏了臉，靜靜的走過聖台，……我想攔阻，我却不能出聲，一切都完結了……以後，悲哀便主宰了全家……」

她們是不能流淚的，幽居於悲哀深處的悔恨的心，留下不可磨滅的哀感的記憶，而過着

不情願的生活的人都是不能不流淚的。——落花不再返枝，我們也不再能幫助她們了……，

「運命本是無常，但是她們的遭遇更是難想見的。最茂盛的花也就是最難經打擊的呢，疾風來時，並不是什麼能力所能抵抗的，只能任憑她了，讓他落在泥土中，到不可知境界裏。——在父母愛護中的光陰是最溫柔，也是最短促的，保重青年的光陰，好好的享樂吧，時間一過，是什麼也無法挽回了，不要等以後空自嗷嗷，哀怨……」

「孩子們離開了家，歡樂也便遠去了，我們只能任寥寂來主宰自己，除去淒涼的誦經，不滅的神燈是老年人終久的伴侶了，……老主母並不長流淚了，享盡歡樂，也備受苦辛，既不敢希冀運命的改善，她也就安定些，——但是誰忍替她想想那深深禮拜，誠篤謝神的心情呢。我照舊安置了她們的房間，我讓脚步在荒蕪中發響，讓無限的回憶主宰了自己，是何等的淒涼呵，就是那陰沉沉的屋脊，纏綿綿的垂下來的細雨，也彷彿為永逝不歸的人們惋惜

呢。……我常以為她們能安慰我，但是老人却為孩子們流盡了淚呢。這無可如何的事，不是言語所能說明的呵……」

「但是，孩子們呵，你們又怎樣的傷我的心呢。我不為你們希望命運的美善，只願你們較開解些吧，你若知道生活是罪惡，苦痛將會給你安慰，生活已漸漸向你們張開幃幕，你們要快快的覺悟自己，不要希望得太多，這只是一切悲苦的起源，看輕享樂，這並不是好的東西。你若能有信，你就將更明白了。——聽我吧，年青的人，你將使父母安慰些，當你看了人的收場後，也就好受點。——我為你們祝福了……」

「我並不常為什麼事悲哀，只是現在再也鎮不住傷感的神魂，興起逝者不歸的哀感，想到人生實短，萬事都在命運掌握中的事來……生活對我自然還不能了解，也完全不能有什麼特殊的能力……想到陰暗的難知的以後，忽然使我感到說不出的寂寞的心情。……我望望那石像一般的呆着的老媽媽的臉，又沉默的俯下

臉來……』

『那時一切都死一般的寂靜，雨不斷的落了下來——』

弟弟的死

陳漢民，十年級。

雖然我屢次想把這件事忘掉，但是今天偏偏又在櫥角下看見他生前留下的洋娃娃。又恐怕被祖母看見，所以悄悄的把牠拋在街旁。唉！我的心是何等的悲傷呀！

這時我的腦海中又映着去年遺留下的痕跡。

弟弟是家中最忠厚的人，一點短處也沒有，見了人總是笑咪咪的招呼着，從來不會和別人家的孩子打過架。祖母尤其是喜歡他，好的東西給他吃，好的衣服給他穿，假使有人欺侮他，那祖母或許會和他拚命呢！但是他並不因此悻橫，還是很和霽的對待他的小同伴。他那

幽雅美麗的面孔，天真活潑的動作，誠實純潔的性情，柔和恭敬的態度，仁愛端正的行爲，清隨圓潤的言語，都能給我一個深刻的不能磨滅的印象。但是，誰又想到他會死了呢？

這個洋娃娃，雖然少了一條胳膊，但是我還隱隱記得這是我和月妹到廠甸買來的。當我回家的時候，弟弟正在院內晒太陽，看見我手中拿着一個洋娃娃，立刻跑到我的面前，笑迷迷的對我說：「哥哥，這個洋娃娃真好看呀！你在那裡買的？多少錢？可以給我看看嗎？」

這時月妹把我拿着的洋娃娃按住，惡狠狠的說：「這是我的，不許給他看。」

弟弟聽了這話，幾乎氣哭了，我連忙說：「不看他的破東西，明天我和你到廠甸買去。」弟弟也不回答，轉身向後跑，一直跑到祖母身旁說：「姐姐不給我洋娃娃看，她年紀大了，這洋娃娃應該給我玩」

祖母立刻把月妹叫過來說：「月兒，你這洋娃娃給弟弟玩，明天我再帶你去買，好不好？你還是他的姐姐呢！」但是月妹却一言不

發，將洋娃娃向地下一拋，用腳踏着牠說：「誰也不用玩，明天我再去買，偏偏不給你看。」說着，就走向屋裏，嘴裏還是咕咕嚕嚕的埋怨着。

弟弟見他去遠了，檢起那斷了胳膊的洋娃娃，伏在祖母的懷裏哭了。

這時，將落的太陽，從枯枝間穿進山崖。我混身戰抖着，眼淚已流到頰旁了。我呆視着，幻想着已死的弟弟。一陣朔風從地上掠過，把我從夢中吹醒，我打了一個噴嚏。連忙走進屋中，拿了一本小說，來制止我的回憶。